

林家成

作品

UNFINISHED

因爱生恨，因恨生怖
她孤注一掷，涅槃转生

「误长生」

时代青春文学书坊

误长生

上

孽生

上

作品
林家成

因爱生恨，因恨生
她孤注一掷，涅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误长生(全二册) / 林家成著. —合肥: 安徽
人民出版社, 2015.9

(青春文学系列)

ISBN 978-7-212-08285-7

I. ①误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03071号

误长生(全二册)

林家成 著

出版人: 胡正义

责任编辑: 张 旻 胡小薇

特邀编辑: 廖晓霞

责任印制: 董 亮

装帧设计: 刘 艳 李雅静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

邮编: 230071

营销部电话: 0551—63533258 0551—63533292(传真)

印 制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 710×1000 1/16 印张: 40 字数: 660千字

版次: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12-08285-7

定价: 5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

第一章 凤凰魏枝	<001>	第五章 血脉激发	<074>
第二章 神秘的炎越	<019>	第六章 明算和暗算	<091>
第三章 妖境雌性	<038>	第七章 魏枝的四个丈夫	<108>
第四章 我是万人迷	<056>	第八章 郎心已动	<126>





目录

CONTENT

第九章 牵机蛊毒	<144>	第十四章 巫族大尊和女神	<228>
第十章 巫族大尊	<161>	第十五章 情劫过否?	<245>
第十一章 绝望的重逢	<178>	第十六章 凤炎无双	<262>
第十二章 一战名扬	<195>	第十七章 破镜重圆	<277>
第十三章 再次变强	<212>	第十八章 身份泄露	<297>





{第一章}

凤凰魏枝

这是一个春日的下午，一团团棉花云占据着整个天空，虚空之下，青山之上，一辆辆由厚实、重叠的白云组成的云车缓缓飞过。

大大小小，延绵了数里的云车上，几百个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孩子正叽叽喳喳地说着话。

行驶在最前列的那些云车上，全是一些衣着华丽、压抑着兴奋和紧张的少男少女。略数一数，起码也有一百五六十个。

他们都姓魏，全是魏国的贵族子女。

当然，这种贵族只是在下界，只是在魏国这一国之内，想这大荒无边无际，纵使魏国占了九片海洋，可它也只是下界中一个小小的凡人国度。

大荒，据说是天马也无法飞遍的无涯之地，魏国这样的国家，在大荒中，少说也有上百个。

一百多个衣着华丽的少男少女交头接耳着。飘浮在各自轨道上的云车，时不时在主人的调度下，与另一辆云车合并，成了一辆更大更华贵的宝驹云梦车。

少年们都很激动，这由不得他们不激动，想这一百多号人，怕是有九成，这一生中只有这么一次机会，能坐着这通往天界的云车，一边见识着脚下的绵绵青山、浩瀚海洋，一边进入那缥缈莫测的天界，去测一次根骨，或者如我这等贱民一样，在鉴镜前，照上一照。

鉴镜，顾名思义，它是鉴仙之镜，如我这样的贱民，轮不到仙使耗去功力，挨个儿地测根骨、定仙脉，我们只能如凡间的鸭子一样，一股脑儿地被赶到鉴镜前。鉴镜一照，可以显现世间众生一百年后的面目。有所谓肖与不肖，一照便能现个大约，再从其中择优秀者进入华天宫测测根骨，也就不会漏掉几个有仙缘之人了。



唯一可惜的是，无论是天界天人，还是凡间的鸭子，这一生，只有在第一次照鉴镜时才有效果，以后再照，它也只是凡镜。

坐我左侧的魏红用肘朝我重重一击，她不顾我痛得龇牙咧嘴，指着前方的几辆华贵云车，兴奋地低叫道：“阿枝，你猜我看到谁了？我看到良少了！如良少那般高高在上的人物，居然也来了。”她深吸了一口气，一脸陶醉，“我魏红今生今世，竟有一天能与他同走一条道，真是死而无憾了！”

魏红那一击着实有点儿重，因此我转头看她时，脸因疼痛而扭曲：“《仙典》云，需测了根骨，入了仙门，方能分辨蝼蚁和天人。所以，你等魏良测了根骨后，再激动吧。”

魏红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白眼：“你懂什么？良少肯定是仙骨神胎。”她打量着一身灰衣的我，“他可不像你，你这种人呀，不管测没测根骨，都是蝼蚁贱民。”

飘在我们前方的云车上，顿时传来五六个人整齐的嗤笑声。一个扎着双丫的美丽少女回过头，朝着魏红点了点头：“你倒有点儿眼光。”

魏红很激动，她涨红着脸慌乱地给少女行礼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见、见过相府四小姐。”

不只是魏红，飘在附近的数十辆云车上的所有少男少女，都转头恭敬又羡慕地看向相府四小姐。

相府四小姐用那双美丽的眸子盯着我，樱唇微张，说道：“贱民之贱，在于无所不用其极，你这样的也姓魏，实在是我魏姓的耻辱，今次回去后，我会让父亲下令，让你们一家改姓贱！”

“轰！”

四下喧哗声和讥笑声，如潮汐般涌来。

我身子晃了晃。

我向来脸皮厚，别人辱我羞我，我从不在意，可这时刻，我却有点儿扛不住了。

四周还在议论纷纷：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啊？她就是那个魏枝啊。”

“哪个魏枝？”

“就是那个在明三公子的寿宴上，不知羞耻地向明三公子求娶的魏枝。”

“啊哈，原来是她啊，这个女子真不要脸，明三公子乃华贵君子，她也不照照镜子，居然还敢当众逼着明三公子娶她！”

“是啊，魏枝此女，是我此生见过最不要脸的。”

众人的目光如刀如箭，令我低着头缩成一团。

我看着自己的手指，耳中嗡嗡一片，眼中却又干又涩，没有一点儿泪意。

看来一个人被羞辱、被责骂过太多次后，连痛苦也都麻木了。

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努力把自己缩到别人注意不到的角落。我无法告诉他们，

在我和母亲、弟弟搬到魏都来之前，我与他们口中的明三公子，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我更无法告诉他们，在我爷爷不曾过世，我父亲还在时，十三岁的我与十七岁的明三公子，第一次见面便成了最好的朋友。更且，在他长达三年的明示暗示、温柔相待中，我早就认定了爷爷给我们订下的婚姻。

我用了三年，接受了那个人的温柔和示爱，对他渐渐倾心，我按照他所说的，在他满二十岁生日那天，向他父母询问我们的婚期……

我梦到过一切美好的未来，就是从来不知道，他会突然翻脸，以一种陌生又厌恶的口吻，当着众多宾客羞辱我这个不知羞耻、不知自己长得何等之丑的下贱女子！

刚刚搬到魏都几个月的我，就这么在一夕之间，成了人人皆知、人人不齿的下贱之人。现在更是要连累我的家人了。

我低着头，攥紧拳头，因为握得太紧，指甲抠出的掌心血，正一滴一滴，悄无声息地落在我身下的云车上。

我什么也没做。

任何时候，身份和地位都是不可逾越的，众矢之下，我连辩解都会激怒这些贵介子女。更何况，现在根骨未测鉴镜未照，我还有一线希望成为人上之人。

我毕竟太过渺小，众人嗤笑我一阵后，便转移了话题。

云车浩浩荡荡，在虚空上飘了三天三夜，这三天三夜中，我们每天只吃一顿，吃着司路官发放的，不带凡间浊气，不会让凡人想要便溺的辟谷丸，到了夜间，司路官把下面的云层引到我们头顶遮住光芒，让我们进入睡乡。如此反复，终于在第四天上午，我们来到了天界的天门之一——云华门。

云华门外，白云自发地叠成了宫殿、云桥、栈道、云河以及道路，在那宫殿和桥梁，河泊和道路上，或站或飘着一个个来自天界的天人，或是从天界出生，特意过来凑热闹的凡人。

云华门外喧嚣震天，我们却有点儿沮丧。

“居然连云华门都进不了。”

“我老早就听人说天界如何如何的美，终于盼到这一天，却连门也进不了。”

“真是太过分了。”

就在大家叽叽喳喳发泄不满时，大开的云华门处，一道金光直逼霄汉。

金光落到我身前五十丈处，光芒慢慢聚拢。

然后，一个金甲大汉出现在金光里。

金甲大汉一出现，四下便已安静如夜，所有人都低下头，不敢与其直视。而他目光宛若雷电，所到之处，一道道银白色的电光吱吱作响。

金甲大汉扫过众人，雷鸣般地说道：“上仙们甚忙，尔等蝼蚁，随便照照便可。”轰隆隆的话音一落，那金甲大汉便右手一划，我们这些人，给截成了两批。

金甲大汉从袖口中掏出一面铜镜，他飞向天空，右手举着铜镜，朝着我们照了过来。



我屏着气，看着那金甲大汉，看着他举着鉴镜从右边，慢慢向我这个方向转来。世人常道，十万个蝼蚁中，难得见一个天人，现在也是如此，那鉴镜的华光照在右侧的那百数个少年头上时，浮现在虚空中的，只是一群站得整整齐齐的老头老太，一个异象也没有。

对此，金甲大汉连眉头也没皱一下，便是围观的天人们，也不以为意。

所有人都在期待地看着我们这个方向。

应该说，所有人都在期待地看着魏相府那二位小姐。

早在去年，魏相府的三小姐便找人测了根骨，据说她的根骨是极其罕有的天灵根，灵根纯粹而粗壮，可谓魏国仅有。

便是魏相府的四小姐，也是双灵根，可以说，这一届的魏国寻仙之路，光是有了她们两位，便足以自豪了。

一直站在角落里的我，这时也和众人一样，看向了美丽的相府四小姐，以及比她还要美上一倍的相府三小姐。

在众人的注目下，她们神情骄傲。我多么渴望，这一份骄傲也能被我拥有。

就在我紧张得全身僵硬时，四下哗声渐响，那鉴镜，渐渐转向了我们这一边。

我迫不及待地仰着头，目眈眈地看着虚空。

虚空中，先是数十道光线交织，然后强光散去，一张张苍老的庶民面孔，慢慢呈现出来。

也许是相府有过关照，金甲大汉照到我们这一侧时，竟出奇的耐心和缓慢。于是，我看了看云车又看了看虚空，见到一个个年少而熟悉的面孔，在虚空中显出白发苍苍的模样。

这是百年后的他们，我望着虚空中那个苍老得都驼了背的魏红，忍不住瞥了她一眼。

魏红也看到了百年后的自己，她显得很落寞，眼中都沁出了泪水。随着她流泪，虚空中苍老的魏红，那皱纹遍布的脸上，也流下了一行泪水。

这时，镜光略略转了转。

它这一转，便把我和相府二位小姐同时笼罩其下。

因为照的是相府小姐，也因为这天地之间，唯有这鉴镜，能看到百年后，要知道，便是拥有最了不得的根骨，也不能保证这百年之间不会陨落，所以这时刻，便是相府三小姐也屏住了呼吸。

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，他们一边看着虚空，一边看着相府两位小姐，期待百年之后她们的英姿。

我也屏住了呼吸，一瞬不瞬地望着虚空。

就在这时，四下哗声大作。

我也忍不住叫出声来。

因为，随着鉴镜特意照向我们几人，那虚空中，并没有马上出现众人百年后的面孔，而是一阵强烈的白光爆射而出！

白光如海，在一瞬间便笼罩了整个天地。

在众人的惊叫声中，那金甲大汉也瞪大了牛眼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

很快，如水一样蔓延了千百里长空的白光散了开来。

众人齐齐地抬起头来。

虚空中，依然很亮，这是真正的明亮，是华光四射的明亮！

金甲大汉再也无法自制，他颤抖地掏出一张符，吼叫道：“快，快，出现神迹了！你们快快过来！”

几乎是金甲大汉的咆哮声一落，虚空下的所有人，也终于看清了虚空中的镜像。

占据整个镜面虚空的，是一只五彩斑斓、华光四射的凤凰。

它高若数十丈，每一寸羽毛都散发着华贵的七彩光，而随着它尾羽的轻轻扇动，众人更是被那漫天的华光刺得腿软。

虚空中，凤凰那么冷漠、华贵，它高高在上的双眸，漫不经心地瞟向下面的众生。

就在这时，金甲大汉突然惊叫一声，他不受控制地肃然而立，朝着虚空行了一礼。

而我的四周，再也没有了半点儿呼吸声。

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一瞬不瞬地望着虚空。

我清楚地听到，魏国之中，那个以高冷优雅出名的良少，发出了如痴如醉的呓语。

他说：“真美。”

原来，那巨大的凤凰虚影下，一个美丽的女子身影，渐渐凝聚出来。

那是一个绝色倾城的女子，她的美，已超出了凡俗，已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

虚空中的绝色美人低头看向了我们的。

她那一双眸子，如梦如幻，琉璃水净，明澈美好得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

我还在怔怔迎着她，良少的声音已轻轻飘来：“她的眸光，怎的如此落寞？”

当然，这句话我没怎么听清。我看着虚空中的绝色美人，总觉得她在一瞬不瞬地看着我，便忍不住歪了歪头，蹙了蹙眉。

这时，哗声四起。

在无数个“好美”“太美了”的痴迷惊叹中，虚空中尊贵而不可一世的绝美女子，竟也娇俏地歪了歪头，蹙了蹙眉。

我怔住了。

就在这时，惋惜声四起，却是虚空中的绝色美人和她身后的巨大凤凰，同时幻化成无边流光，一瞬而灭。

鉴镜的时间过了！

四下寂然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人大叫：“这可怎么办？我们都照了鉴镜，可除了那只凤凰，



其他人的镜像都给湮灭了啊！”

“神光之下，哪容凡俗之人？”金甲大汉不耐烦地喝道，“有不服者，自己去测根骨。”

在此起彼伏的叹息声中，云华门处飞来了几个上仙，金甲大汉连忙迎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白发老头广袖一卷，我们这几十个与凤凰同时鉴相的少年，便被老头一袖子卷到了他面前。

看着我们，老头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凤凰乃传说中的神物，同天地而生，虽然世人总有所闻，但却从无人得见，如今神凤现世，我们这些老头子很是欣慰。这样吧，你们且随我进入天都，再测一次根骨。”

刚才虚空中，随着那只神凤和神凤幻化出的绝色美人一露面，旁人的鉴相便都给湮灭了。这老头分不出谁是凤凰真身，所以想让我们都测一次根骨。

毕竟，凤凰如此不凡，它的根骨也应该是不俗的。

金甲大汉还在给剩下的少年鉴相，而我们一行人，已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步入了云华门。

一入云华门，便进入了天都城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天都城，它与外面不同，地面光滑如镜，街道林立楼阁处处，初初一看，与魏都还有几分相似。不同的是，这里的空中处处可以看到飞翔的人影，一匹匹天马一辆辆天车在我们头顶来来往往。

进入云华门后，白发老头又是一拂袖，我眼前一花，已出现一个巨大的广场。

魏四小姐惊呼道：“那是谁？”

我与众少年一道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。

魏四小姐指的是我们前面的虚空，在无边浩渺的长空里，一个身着玄色金边长袍、俊美至极、尊贵凛然的青年乘坐在天马上凭空而立。仿佛有人在后面呼唤他，他危险勒住马缰，回头望来。

只是这么一回头这么一望，不说是我，便是魏三小姐那等自恃清高的美人，也倒抽了一口气，她呆呆地看着那青年，美丽的脸在一瞬间变得羞红。

事实上，别说我们这些少女，便是周围的少男，这时也看得痴了呆了。

魏四小姐对上那美男的眼神，腿都有点儿发软，她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说道：“尊长，我、我怎么觉得他一直没动？”

考虑到我们中的某人是众生不得不仰视的凤凰，白发老头抚着长须，他看着虚空中的美男子，耐心地解释起来：“那又不是真人，只是一座雕像，当然不会动了。”

“什么？这是雕像？”

“可他的目光甚是凌人啊。”

白发老头又是呵呵一笑，他一边带着我们朝着前方的大殿走去，一边说道：“那是天界天君的雕像，你们应该以他为榜样。天君还不到二百岁，便已修有无上神通，在整个天界，他都是实力最强大、地位最高的仙君之一。天都城之所以立了他的雕

像，是因为五十年前，天君就在这里打败了天都城所有的高手。不只是天都城，天界一百〇八座城池，大半都竖立着天君的雕像。少年们，要是有哪一天你们也能在这里击败所有高手，那么天君之侧，便会同样给你们立一座雕像。”

魏四小姐听得如痴如醉，忍不住喃喃说道：“天君，长得真俊……”

白发老头不以为忤：“那是，天君号称三界第一美男，长得好是应该的。”

一侧身材瘦小、一直不吭声的黑脸老头哼了哼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尽说这些有的没的！天君之尊，在于他是帝子，是将来的天帝，纯以武力，怎能慑服这么多英杰？”转眼他又不耐烦地喝道，“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现在你们依次进入殿中，要开始测根骨了。”

一提到测根骨，众人都紧张起来，只有魏三小姐，时不时回头看向那座立于虚空中的尊贵帝子的雕像，每看一眼，她美丽的脸上，那红晕便深上一层。

这一次测根骨，几位仙长都没有当场把结果说出来，只是让我们一个个依次入内，把手放在一面通天的玉壁上，再由一个老头右手虚按在我们头顶。每过十息，便让测骨的少年退下，休息半炷香之后，再叫第二个。

如此大半天后，我们这行人都给测完了。站在大殿外面，看着微微关合的殿门，我们这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，心里又是紧张，又是期待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白发老头走了出来，他咳嗽一声，问道：“你们都来自魏国？”
“是。”

白发老头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待会儿，本尊会派人把你们送回魏都。”

白发老头的声音一落，众少年齐刷刷一怔，我也瞪大眼，不明白地看着老人。

白发老头严肃起来：“你们的家人，本尊也会派人一并接到魏都，平时的传道授业，你们无须操心，本尊自会安排人处理好。”

说到这里，白发老头衣袖一甩，喝道：“回去吧！”

我们眼前一花身子一晃，再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已坐在了云车上，而脚下的都城，正是魏都。

“这是做什么？”

“不是说测根骨，看谁是凤凰吗？”

“三姐，你都是天灵根，难道不能进入天都城学法术？”

惊呆了的少年们看着越来越近的魏都，忍不住叫嚷起来。

就在他们叫嚷得起劲时，一个浑厚年轻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：“这些你们不必操心，我自会向你们的国君解惑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我们的后面，跟上了一匹华丽的天马。

一个高大的青年策着天马，从我们的云车旁滑翔而来，他语气温和地说道：“开天辟地以来，凤凰临世这是第一遭，魏三小姐根骨最是不凡，应该就是上古神凤。”

我们齐刷刷地看向了魏三小姐。



魏三小姐先是涨红了脸，慢慢地，她挺直了腰背，一转瞬间，她已比公主还要像公主！

一侧，魏四小姐的目光中，飞快地闪过一抹忌妒，不过很转瞬，她便高兴地朝魏三小姐说道：“太好了太好了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以后啊，不管遇到谁，我都可以告诉他，我三姐姐是凤凰转世，是世间最最了不得的人。”

魏三小姐雍容地笑了笑，回头看了看天都城的方向一会儿，又朝着青年优雅高贵地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“仙使，能不能再跟我们说说天君的事？”这个世间，能够配得上她的，已只有那位天帝之子了。所以，她问问这个替人跑腿的所谓的仙使，他应该不敢不答吧？

青年看了魏三小姐一眼，说道：“天君是这个世界权势最大的人物之一，本身的修为又深不可测，他的事，我不敢妄谈。”

淡淡丢下这几句，青年闭上双眼养起神来。

见他竟然还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魏三小姐心中一怒，不过她向来沉稳，只是雍容地一笑，道：“多谢仙使告知。”收回目光，魏三小姐傲慢地扫过我们这些人。在她的目光扫射之下，众少年清醒过来，一辆辆云车围了上去，争先恐后地向魏三小姐奉承讨好起来。

我在原地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驱使云车凑了上去。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围在魏三小姐身边，我要是没有什么动作，那就太引人注目了。

魏四小姐一眼扫到我，黑着一张脸厌恶地说道：“怎么不三不四的人也敢靠近我三姐姐？”

就在这时，一直闭目养神的青年开口了：“上仙有令，尔等三十六人，自今日起，人人列为甲等，任何人不得肆意伤害，彼此亦不可相残！”

魏四小姐一惊，免不了郁闷愤恨。这时，青年右手一挥，几十卷玉简飞出，落在我们的膝头：“自今日起，我会据守魏都，你们尽心学习这玉简上的内容，若有不解之处，可以向我请教。”

我刚把玉简拿起，前方就传来魏三小姐的质问声：“敢问仙使，为什么我的书与他们的一样？”

魏三小姐这话，提醒了众人，一双双眼睛同时看向青年。

青年瞥了魏三小姐一眼，微笑道：“这是上仙吩咐的，三小姐如有不满，可以直接向上仙询问。”

噎住魏三小姐后，青年手一挥，一边驱使着云车和天马向着魏都慢慢降落，一边说道：“我之居处，暂定魏相府，尔等若是有什么疑问，可至相府找我。”

我们的云车还在天上盘旋，魏都已是人山人海，魏相府前，更是密密麻麻站满了权贵，所有人都在仰头朝我们望来。

魏三小姐俯视着下面的蝼蚁，嘴角挂起了雍容的笑。她转头看向仙使，道：“仙

使，可否让我的云车先行降落？”

她的意思是说，她应该在所有人之前，甚至在仙使之前降落，第一个去接受众人的膜拜？

说完这句话，魏三小姐的表情矜贵又傲慢，她直视着仙使，虽然含着笑再无言语，可那表情，却分明是要仙使知道谁尊谁贱。

仙使回视着魏三小姐。片刻后，他漫不经心地微笑道：“可以。”

说罢，他操纵着魏三小姐的云车，让它第一个朝着魏相府外的空阔处降落。

随着云车盘旋，魏三小姐盈盈站起，她优雅地顺了顺秀发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姿容曼妙，高贵得体。

仙使漫不经心地看了她一眼，向我们缓缓说道：“我之道场，会设在皇宫西侧的青碧山上，你们以后有何疑问，便去那儿吧。”

咦，刚才不是说要设在魏相府吗？怎么这一会儿又变了？

我们还在面面相觑，盘旋而下的魏三小姐猛然回过头来，她忍着怒意，垂着眸微笑道：“仙使，这样不好吧？”

仙使双眼微合，并不理会。

不由得，魏三小姐怒意又起。

这么一会儿工夫，魏三小姐的云车已从半空中越飞越下，越飞越下。

而随着她的云车降下，下面的人群，迅速地空出一条道来。

魏三小姐恢复了雍容的笑，当云车不紧不慢地降到离地面只有百十来米高时，她向旁边的魏四小姐瞟了一眼。

魏四小姐接触到她的目光，先是低了低头，转眼，魏四小姐含着笑走出一小步，朝着下面大声说道：“好叫各位得知，今次鉴相，鉴镜照出了一只开天辟地以来，传说中才有的凤凰……”

魏四小姐本有点儿修为，这一鼓足中气，四下回音朗朗。

对上艳羨激动和喧哗的众人，魏四小姐悄悄看了眼旁边傲然而立的魏三小姐，继续提高声音说道：“而经过仙尊鉴骨，那只独一无二、尊贵无比的凤凰，便是我们魏相府的三小姐，魏凌月！”

魏四小姐的声音一落，下面喧哗声大作，魏相府里外，同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！

魏三小姐满意地看着这场景，在云车离地只有五十米处时，她亭亭玉立地踏出云车，姿容万千地朝着地面飘去。

欢呼声更响了。

仙使收回目光，随手一甩，三十多个储物袋飞出：“这里有一些修炼用的物资以及黄金一百两，另外还有天都城开出的证明玉佩。凭着这玉佩，你们可以令当地官府把你们的亲人送到魏都来。百两黄金，是让你们安心修炼所用。”他袖子一挥，我们



的云车，便朝着远离魏相府的地方落下。

接着，也不等我们反应过来，仙使天马一策，朝着不远处的青碧山峰飘去。

魏三小姐正雍容地接受着众人的围捧，正等着仙使降落再说一遍情况，哪知她一抬头，看到的却是那骑着天马朝着青碧山驰去的身影。一惊之下，她张嘴欲呼，不过很快，她便闭上了嘴，回过神后，她对上众人盯来的目光，这些目光，刚才还是满满的羡慕尊敬，这一刻却全变成怀疑。

蓦然地，一股恼恨汹涌而来。咬着银牙，魏三小姐暗暗恨道：区区一个跑腿的，也敢这样对我！等我修炼有成，今日的羞辱，我一定千倍百倍还报！

我一下云车，便迫不及待地朝家中跑去。

随着家门越来越近，我那小心脏怦怦地跳得又急又快。

母亲、弟弟，我有钱了，天人给了我足足一百两黄金！我魏枝不再是废物，不会再连累得让你们抬不起头！

呜呜……我终于有点儿用了。

我实在太激动太迫不及待了，把储物袋小心藏好后，便沿着近路跑向我家。

这小路直通我家后门，比大路近了一半，可山路也陡峭，直爬得我气喘吁吁。我堪堪一个斜冲沿着滑坡溜到后门处，便张着嘴大口地喘息起来。

我正喘息着，就听得前面传来房门开合的吱呀声。

是母亲或者弟弟在开门！

我兴奋得涨红了脸，嘴一张便准备叫唤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高亢的、激动昂扬的，属于小姨的声音响亮地传来：“我家魏红可是说了，魏枝那丫头也是个无根骨的。我说大姐，魏枝这下根骨也测了，你也该死心了，我上次说的亲事，考虑得怎么样？”

亲事？什么亲事？我不由得一惊。

就在我屏住呼吸去听时，母亲那一提到我名字，便总有几分不耐烦的声音传来：“我上次不是说了吗？我家叶儿相中的是春伍家的小姐，魏枝嫁人可以，要么，你让麻脸婆子出三十两黄金的聘礼，我就让枝儿嫁过去；要么，你就去跟春伍家说说，如果我家的枝儿愿意嫁给他们的瘫子老大，是不是他家的女儿就嫁与我家叶儿。”

小姨扯着嗓子叫道：“三十两黄金？这个价你也开得出口？”

我母亲叹息道：“我也是没办法啊，叶儿非要娶春伍家的小姐。你也是知道的，他们家小姐说是个有根骨的，虽然自己修炼不行，却是可以生出天人后代的。他们开的聘礼就是三十两黄金啊。”

小姨说道：“姐，你这心可真够狠的，我介绍的麻脸婆子，她家儿子虽然年近四十了，性格还是好的。春伍家那个瘫子，可是折磨死了两个媳妇……”

我母亲马上接了口：“这个你放心，魏枝是克死了我公爹和她父亲的，她的命硬

着呢，说不定这一嫁过去，那个瘫子就寿终正寝了。”

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

手脚并用，我重新爬上了坡，一步步向后退去，不一会儿工夫，已重新回到了山林。背靠着一棵樟树，我抱着膝呆坐。

我早知道母亲不喜欢我，也早知道弟弟看不起我……

我曾经想过，如果我证明了自己有用，也许他们就会重新喜欢我。刚才揣着这一百两黄金，想到它可以让母亲和弟弟开怀，我还那么激动。

抱着膝呆坐了一会儿，我想着：我不难过，我一点儿也不难过，他们厌恶我，我就远离他们，他们想把我嫁掉，我偏偏不让他们得逞。我要让他们的算盘落空，难受死去！

想着想着，我又振奋起来，从草地上爬起，拍掉身上的灰，转身朝着青碧山走去。

仙使一个人待在青碧山，定然挺孤单的，我可以给他做伴，还可以给他洗衣煮饭，可以像婢女又像弟子一样服侍他。他本事那么大，我的母亲就算知道，也没胆量找他要人。

青碧山并不远，我又熟悉这里的山路，在太阳落山时，我终于爬上了青碧山，并远远看到了山峰顶上的一座楼阁。

这楼阁以前没有，仙使真有本事，居然凭空把它变了出来。

我加快脚步，还不到两刻钟，我在太阳沉下地面，漫山染遍雾霭时，来到了楼阁前。楼阁金碧辉煌，美丽至极，我看着它，突然没了踏足的勇气。

呆站了一会儿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越发怦怦乱跳，便转了个弯，沿着楼阁的外围，朝着后面的树林走去。

我得找个有水的地方，把自己料理干净了，再去叩见仙使。

我一入树林，便听到了水流潺潺声，连忙加快脚步。

转过两个小坡，一个碧波荡漾的水潭终于出现在我眼前……

水潭边，一个披散着湿淋淋长发的青年，正弯腰从地上拾起腰带。

他白皙修长的手指，堪堪钩到那腰带，便听到了我的脚步声，于是他转头看来。

霎时，一张俊美无俦，宛如天神，双眸深邃如星空，有点儿面熟的脸孔，赫然出现在我眼前。

也许是我痴呆的模样提醒了青年，转瞬间，雾气在青年的头脸飘过。雾气散去时，青年已换成了一张憨实平凡的脸。

那是仙使的脸。

变回模样后，仙使漫不经心地拢了拢外袍，把湿淋淋的长发和滴向精致锁骨处的水滴拭去后，温柔地开了口：“魏枝，你来此作甚？”

我回过神来，连忙朝着仙使一福，结结巴巴地把自己家里的情况说了一遍。我巴巴地看着他：“仙长，我很能干的，我会做饭、洗衣，还会扫地，我什么都能做……”



在他那明亮得宛如星空一样的双眸中，我嗫嚅了半晌，忍不住带着哭腔说道：“真的，我什么都能干，仙长，你让我留下吧。”

仙使慢慢走到我面前。

低头打量了我一会儿，仙使说道：“你什么都能干？”

我连忙点头：“是的是的，我很能干的。”

仙使一笑，轻而温柔地说道：“只要能留下来，你干什么都愿意？”

我忙不迭地点头：“是的，我愿意！”

仙使挑了挑眉，审视着我，过了一会儿，他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？”

“我十七了。”

“十七？”仙使温柔地说道，“于凡人来说是刚刚成年，于天人来说，甚是幼小。”

我眨巴着眼看着他。

仙使又是一笑：“眸光倒是楚楚。”

他若有所思地端详了我一会儿后，道：“你懂侍寝？”

什么？侍寝？

我以前也是大家闺秀，这两个字我怎么可能不懂？我脸唰地涨红了，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。

仙使的目光依然平静而淡漠。

我嗫嚅了半晌，还是红着脸回答道：“我懂……”我的声音小得不能再小，低着头看着地面，我一边紧张得身子发硬，一边想着：以仙使的身份，他要找侍寝的凡人女子，那是挥挥手便有千千万万，我长得这么平凡，他一定不是那个意思。

就在我寻思来寻思去，眼光四下躲闪，就是不敢直视仙使时，仙使平缓无波的声音传来：“我只是问你一问……你身无根骨，又非炉鼎体质，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何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，不过你对我来说实在无用。”

他这“无用”两个字一出，我便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。我这时什么也顾不了，朝着他一扑，紧紧揪着仙使的衣角，我拼命地眨巴着刚被他夸奖过的“楚楚眸光”，激动地叫道：“有用的有用的，我可能干了，真的，仙使大人你相信我，我最能干了。”

见他只是漠然地看着我，我牙一咬，抓着他的衣角便向上爬，转眼我抱住了他的腰。我紧紧地抱着仙使，干号起来：“你总要有几个听用的婢仆吧？我魏枝一个顶十，保准干得比谁都好。呜呜……求求你了，仙使大人，你就收下我吧。”

我号了好一阵，也不见他说话，便悄悄抬头，小心地朝着他打量而去。

仙使正低着头看着我，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，似是疑惑，又似有震惊。

我们四目相对，他见我拼命地眨眼，终于又给挤出几滴泪水，便开了口：“本……你能抱到？”

我低头看了看被我紧紧搂住的腰身，想着，这不是废话吗？

不过我思量再三，还是决定不让他知道他自己在犯蠢，便继续眨着我“楚楚可怜”